



輔
教
編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輔教編卷上

宋藤州鐘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紫八

原教

勸書

原教

紫八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

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牧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汙直趣乎實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

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

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
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
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
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
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
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
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說而一體耳夫仁義者
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跡議之而未始不異
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跡出於理而理
祖乎跡跡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
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
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跡而
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

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跡之紛紛也曷不爲我
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
也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
當順其人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
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
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
而同於養人也聖人爲教不同而同於爲善
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
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
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
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
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爲人邪果爲飛潛
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
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
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

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耶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耶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亦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

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深大誠故其化物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尚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讎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

紫八

四

紫八

五

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癖耳佛豈苟癖於人馬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爲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耶豈妨人所生養之道耶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蔽薄古聖人憂之爲其法交相爲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之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

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爲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爲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颼風颼颼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惡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

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
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
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
莫不專已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
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
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
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
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
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
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
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
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
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
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
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

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
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
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加之如此默化而
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
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
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相宜之
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
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
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
權又至於人事者耶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
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
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
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
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
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

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誦誦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

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耶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耶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耶佛之見既遠而其知故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

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
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
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或
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
爲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
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
水多得其同則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
爲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德鳥呼余
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
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

紫八

九

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各
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
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
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苟
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耶堯舜已前
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
用之不足周乎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
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
佛老皆未之作豈亦二教加於四民而爲瘡
然耶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爲
世之憂太過爲人之計大約報應者儒言休
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

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
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爲虛
張耶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
能其爲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
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
其未能爲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
貪恡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爲施者
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爲施也禮將有
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
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
佛者其爲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齋
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
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
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天

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爲佛
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
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
無物不欲善之其爲道也抑亦大矣以道報
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
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
親泰伯豈不虧形耶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
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
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
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耶夫世之不軌道久
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
弟今去佛世逾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
我以偷安耶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
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
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可尚也然

紫八

十

紫八

十一

則三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爲優乎曰
叟愚也若三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
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未頗
存意不已而言之三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
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
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
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
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
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
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
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
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
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泐淺而及與不

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
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
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
縉紳先生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
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即爲其命工移
易乎二說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
編

潛子爲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
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爲然也古之聖人有
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
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
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爲
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
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
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

紫八

十三

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爲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爲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乃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

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爲善則爲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耶今有人日爲善物於此爲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爲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耶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

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爲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耶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

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爲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竒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耶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鑑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束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

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爲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

紫

十五

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

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於今賴之故吾謂三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爲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日佛爲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爲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固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

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賦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爲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耶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爲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爲高丞相柴八崔羣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爲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如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

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耶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爲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爲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爲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爲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

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耶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爲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爲其法也重與諸君皆尊靈爲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乎紛綸唯人爲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爲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耶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爲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

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曝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爲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爲人能仁賢其爲政尚清淨而所

治皆有名跡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迥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

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隣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紫八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子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爲世不以其心而爲人耶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嶺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

